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書經解義卷十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七十　經部

日講書經解義卷十

君奭

君奭者史臣記周公留名公告老之辭也君者尊之之稱奭名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只稱名因篇首君奭字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

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此二節書是首言天命以寓留名公之意也弗弔解作不恤棐輔佑也忱誠信也昔名公欲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先呼其名而告之曰君奭昔殷受無道不為天所閔弔天降喪亡之禍于殷殷既墜失其命我有周既受之而代殷以有天下矣夫命可受也亦可改也我不敢知曰周家既受此大命其基業長信于休美決可以保于無窮若天于冥冥之中果輔周家之

誠而眷佑無已耶我亦不敢知曰其後來又將失墜而終出于不祥天命之長固不敢知天命之短亦不敢知吾等身爲大臣但當盡忠夾輔以共保天命豈可舍之而去以自遂其私乎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此一節書是叙許國之同推去國之害以見召公之

不可去也君指名公時字解作是字越字解作于字尤怨也違背也後嗣子孫指成王說遏絶也佚墜也前人指文武說周公又歎息告名公曰嗚呼君前日已有言曰輔王以誠小民而祈天永命是惟在我之責君之自任如此然豈惟君有是心哉我嘗思之當今之時我民罔有怨尤違背天命宜若可保矣然民罔常懷天無常親今日之眷命焉知他日之不加威罰乎故我亦不敢茍安于上帝之命而不永遠念天

之威罰于民罔尤違之時也盖天命民心去留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君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敬上天恭敬下民驕慢肆侈遏絶佚墜文武光明顯著之德當此之時君為國大臣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豈可謂退老在家便付理亂于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此一節書是言天命係于君德名公為君德計無可

去之理也諶信也經歷踐行不違之意恭明德謂敬天敬民顯明之德也周公又曰天于人國雖有眷顧之命然欲保之于無窮實有不易者蓋天命去留無常或前輿而後廢或始予而終奪豈可據以為誠信哉惟人君有是明德乃可以嗣守于弗替耳凡繼世之君乃有失墜厥命者皆因無賢臣輔導故其君孤立于上弗能踐行其前人敬天敬民之明德由是天心厭棄卒蹈于喪亡之轍也夫天命之墜由子孫之

不能明德如此君可忘時我之初心而急于求去哉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廸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此一節書是自敘輔君之意以感動名公也旦是周公名正謂正君也廸啟廸也施是付予之意周公又曰在于今日我小子旦德業聞望不能過人非真有格心之術可以匡正吾君也所孜孜啟廸者惟以前人先大之德付與我沖子使其上而事天下而治民知所經歷繼嗣不至于遏佚前人之光耳君前日與

我小子同于許國今日當與我小子同于輔君豈可忘前日之言而急于求去哉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此一節書是自叙所以輔君德者正為凝天命計也道為臣之道也寧王是武王延長久也釋舍去也周公又曰天之禍福予奪雖不可信然以人事言則在我有當盡之道蓋文王受命武王既以德而延長之

矣我今惟在以武王光大之德付于沖子務衍而長之不至失墜使文王所受之命天不容舍之而他歸耳君同此心亦同此責者而可以言去乎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此一節書是敘有殷六臣之功將以勉名公之匹休

也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是商之賢君保衡是官名保取其安衡取其平伊尹曾為此官周公又曰君奭我聞在昔殷先王成湯既受命為天子之時其臣則有如伊尹者為之輔佐其德澤廣被同于天體之無不覆幬至湯孫太甲之時其臣則有如伊尹以元老居保衡之官能保護王躬平章國事王業賴之以安至太甲之孫太戊之時其臣則有如伊尹之子伊陟與臣扈兩人同



心夾輔使太戊圖政修德滅祥桑之異孚格于上帝之心又有巫咸者亦能佐佑王室而使國家平治至太戊之孫祖乙之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高宗武丁之時則有如高宗舊學之師甘盤皆能世效保乂之功克振中興之業夫殷之賢聖屢作非子即孫而其臣勲德相傳非身則子君當思與此六臣匹休可也

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此一節書是叙殷六臣輔君之效也率循也有陳謂有陳列之功陟升遐也所是語辭周公又曰自伊尹至于甘盤此六臣者皆能率循此為臣之道其陳列之功後先相望歴歴可睹用能保乂有殷之天下使安而不危治而不亂故當有殷舉祀禮之日凡殷先王之升遐者皆以徳配祀乎天卒能延一代之國脉而傳世十九歴祀六百也此雖由于殷先王之世美相承然六臣之保乂其功曷可誣哉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一節書是極言六臣輔君之功也純是專一之意佑助也實虛實之實恤憂也稱字解作舉字孚信也周公又曰在昔殷之盛時有六臣輔君格天因此上天眷佑之命純一不雜多生賢才使殷家充實而無乏才之患在内則百官之著姓與王人之微賤者無

不秉持其德無偏私之蔽明致其恤有憂國之心在外則微而小臣與為王藩屏侯甸之諸侯況皆奔走趨事惟此内外之臣皆稱舉其德用乂其君使無過舉故其時為天子者以一人而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之人皆知其出于至公而聽從悅服無有不信者矣夫天下之信服由羣賢布列于中外而賢才之衆多由六臣匡輔于朝廷其在今日君亦如彼六臣可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一節書是欲名公匹休六臣而盡平格之實也平謂坦然無私格謂通徹無間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亂字解作治字周公又曰君奭凡上天壽人國家使之綿延長久者亦以其大臣有至平通格于天之德故耳如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然無平格之臣為

之維持天命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曽不私壽之也夫國祚之長短係于平格之臣之有無如此今汝德尊望重能為周家永久之念而不急于求去則周有平格之臣以仰承乎天眷而天有不墜之命以保佑乎我周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彼殷之六臣又豈得專美于前耶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此一節書是將言文武之賴于諸臣而先言武王之受命于天也割災害也申重也勸勉也寧王是武王周公又曰君奭昔者殷王受無道為上帝之所厭棄降災害于殷惟我武王有大德克享天心故天于冥冥之中申重勸勉武王之德思或啟之行或翼之由是德日以盛真足以為神人之主遂集此重大之命于一身而克商以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

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又曰無能往來兹迪
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此二節書是言文王之興本于五臣之輔又反言之
以見其必然也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宫括皆文
王之臣迪是導迪宣布之意彝常也蔑無也周公又
曰我周之得天下雖在武王而受天命實由文王文
王能修治爕和我周家所有之中夏使三分有二之
國無地不服從政治無人不涵育教化此豈文王獨

以一身勞天下哉亦惟當時之臣有如虢叔有如閎夭有如散宜生有如泰顛有如南宮括此五臣者皆名世之賢同心輔佐故能使文王修和之澤達于諸夏而無間耳周公又曰若虢叔等五臣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勉盡職業于以導迪宣布所當行之常教則文王雖有愛民之心而修和之澤何由而降及于國人乎于此可見主治在君宣化在臣有君無臣欲以致理難矣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
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此一節書是言五臣輔文王而成化民之功所以得
天而受命者實本于此也迪知之迪是踐履之意迪
見之迪是開導之意見著見也冒覆冒也周公又曰
我文王之時有虢叔等五臣為之輔佐亦惟天意在
文王純一不二以佑助之故生此等秉持明德之人
其踐履至到實知上天顯然之威命可順而不可違

乃惟同心協力務光昭文王之德業開廸啓導使其
修和之德著見于上無所不照覆冒于下無所不被
以致至德馨香升聞于皇天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克
享天心而有殷之命自此始受之矣
武王惟茲四人尚廸有禄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
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此一節書是言武王之興亦本于四臣之輔也四人
指閎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此時虢叔已卒故止稱

四人劉字解作殺字丕大也單盡也周公又曰我文王既賴五臣輔佐以誕膺天命至武王時虢叔雖卒閎夭等四人尚存又能同心協力導迪武王膺受天禄其後遂與武王大奉上天之威盡殺其敵此四人者又以禍亂雖定而德澤未敷于是又竭力宣布用昭顯武王之德惟覆冒乎天下使天下之人大盡稱頌武王之德此皆四臣之力也夫以武王之聖猶賴四臣以為之助四臣既輔以有禄又輔以丕冒不以

功成而退君何不務所以匹休四臣者哉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此一節書是實勉名公匹休周之五臣四臣以輔君嗣德保業也小子旦是周公自謙之稱浮水曰游耇造是老成人鳴鳥是鳴鳳周自文王及成王時皆有此瑞格感格也周公又曰今王業艱難幼沖在位我

小子旦懼不克濟若浮于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我自今以往與汝奭同心輔導共濟艱難可也盖嗣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正頼賢臣相與夾輔汝大不可以此專責于我而遂求去也若汝斂迹而退不肯勉力以助我之不及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况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然則汝之不可去明矣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此一節書是申結上文而留名公也肆大也兹字指上文言猷謀也裕寬大之意後人指成王周公曰嗚呼我前言文武皆頼賢臣而望君以共濟此是懇切之言君宜大監視于此不可忽也盖我周文武誕受天命開子孫萬世之業固有無疆休美然其積累締造亦大是艱難我今告君宜謀所以自處寬裕之道為國家長久之慮毋徒狹隘求去為也盖君德成就

係于賢臣若汝廹切求去則嗣王之德何日開明前

王之光將至遏佚故我拳拳留君者正不使後人迷

惑而失道庶幾文王艱難之業可以保守于無窮也

君不勉為後人留寧不為文王大業計哉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

在亶乗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一節書是述武王之顧命以感動召公也前人指

武王民極下民之準則也偶配也亶信也乗是負載

之意周公又曰我昔與汝奭同受前人顧命前人敷布腹心乃盡以付託之言命汝使居三公之位為下民之準則當時顧命之言曰嗣王以幼沖在位汝當精白一心勉力不怠其輔弼嗣王也如農夫之有偶在于彼此相信推心相與不可退託其乘載天命也如車之有馭併力一心使不至于傾覆惟追念文王之舊德常恐失墜大承受此無疆之憂恤可也武王顧命之言如此今汝豈可委而去之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此一節書是即在己之誠以感動召公使之知所念而不敢求去也允誠也保是太保乃召公所居之官大否大亂也周公又曰汝君奭我今告汝以我之誠意汝勿視為泛常之言也汝太保奭其敬慎不怠以我之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而大念我天威之可畏可也盖天命靡常惟德是輔殷王受無平格之臣所

以墜失天命若嗣王無賢臣輔導不能敬德則喪亂之禍又將在周矣此汝奭所以不可去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此一節書是以天眷之當答而明召公不可去也襄成也戡勝也俊民才俊之人丕時是大盛之時周公又曰凡我勉留汝之言語豈是不足取信于人而如

此諄諄告汝乎我之意惟曰今日上輔嗣君贊成其業在我與汝二人而已若汝聞我之言而契合于心亦將曰在是二人而不可一人或去也况天眷我周休美滋至即我二人竭力圖報猶恐不能勝任如汝今日求去不過以盈滿難居欲避賢路耳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他日賢才衆而治道隆當國家全盛之時汝欲推讓其位以事業

付與後人我固不敢阻汝也今豈汝求去之時哉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
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此一節書是勉名公以共圖成功以明必留之意也
篤厚也棐輔也周公歎息而言曰今日朝廷之上公
卿百職人固衆多而任艱鉅竭誠悃篤厚于輔君者
是我與汝二人所以我國家用能集天休于新造邦
至于有今日之盛美焉然使海宇之廣一夫不獲一

方未順未可謂功之成也我與汝二人惟當益加黽勉共成文王修和見冒之功不得少有怠心使前人光顯之德澤丕徧覆冒于斯民雖海隅出日之遠地無不率從順服然後文王之功可云能成我二人篤棐之心于是始慰庶幾永孚于休而非止今日之休矣今未能至是豈遂可以言去乎此見大臣之輔君仰成祖烈永保天命為生民慮久遠為萬世開太平功不可居而責有難盡也咸成不怠之言洵為萬世

人臣法守矣

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此一節書是申言天命民心以終留召公之意也惠順也閔憂也周公稱名公而告之曰凡予前所誥汝者豈有不順于理又如此言天言民多為告語乎誠以大臣去留為天命民心所係汝若求去將誰與仰答天休將誰與丕冒斯民予惟用憂天命難以永保及生民無所倚頼憂深故言切自不覺其多也可見

予言之順理而公宜為予留矣觀老臣憂國之公忠所始終惓惓者惟在乎天命民心則人主承天子民之際尚其惕然于斯言哉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此一節書是因名公既留而飭令就職之詞也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也若順也周公又歎息而稱名公以告之曰天命不外乎民心惟汝歴練老成能周知斯

民中心向順之德今日民無尤怨違背亦能善其始矣然民罔常懷猶必當思其終使之向順于後嗣子孫者常保其如今日將見民德永孚則天休亦永孚焉汝其祗順此初終之語自今往就汝職益加敬順用以圖治可也葢民心從順而誠向于上曰德殷六臣周五人之秉德即名公之知民德也明恤廸知總此一知凡人主委任老臣與夫老臣之忠君愛國大要皆不出此

蔡仲之命

此一篇書是史臣記周成王封蔡仲之命詞仲乃蔡叔之子叔既罪放而卒成王以仲賢復封于蔡此其誥命之詞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一節書是周史臣叙蔡仲復封之始末也致辟謂

加以誅戮也管蔡霍皆國名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周史臣曰成王居諒闇之時周公旦位在冢宰統正百官當時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三人監紂子武庚于商之舊都遂乘主少國疑流言煽亂傾危周公因以動揺王室周公東征乃明正管叔首惡之罪誅之于商邑蔡叔罪次之囚于郭鄰之地制其出入猶以車七乘隨之霍叔罪又次之降為庶人三年不齒録待其改過自新三年之後方齒録以復其國也三叔皆

天討所加大義滅親也其後蔡叔之子字仲能常敬德謹畏自持周公擢用為卿士及蔡叔卒乃請命于成王復封其國于蔡使繼叔之後惟賢是舉則命德之公也夫事在家庭舜得遂友愛之心於象事關宗社周公不得遂友愛之心于三叔至于蔡仲之賢不以世類而棄尤見其命德之公也聖人義盡仁至如此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

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此一節書是周成王首言封蔡仲之意而飭勉之也蔡仲名胡猷道也周公以王命呼其名而告之若曰惟爾小子胡率循爾祖文王之德改易爾父蔡叔之行是能謹其為臣為子之道者故我命爾為諸侯于東方不失舊時茅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常存率德改行之初心可也抑本諸心者敬則措之身而施之家國天下者自無弗克慎臣子之不能守位

盡職總由一念佟肆耳成王首以此勉蔡仲可謂知要矣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率德改行而申勉蔡仲也成王曰爾前人蔡叔謀危宗社爾庶幾揜蓋其不忠不孝之罪愆惟務盡忠惟務盡孝爾前人無可繼述乃超邁其往迹凡事從自身力行必須能勤以自強無敢

或怠用垂法于汝子孫使之有所則傚然亦不在他求也但率循乃祖文王之常教無若爾父蔡叔之悖違君命則忠孝之道盡矣盖止忠止孝文王之德即文王之彜訓也敬慎守藩斯為忠能盖前愆斯為孝忠孝固無二理凡為臣子者不可不勉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恵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此一節書是告蔡仲以察治亂之幾也成王曰爾守

侯國亦有承天治民之責皇天于人無私親厚惟有德之人是佑輔之使其長保禄位無德則天眷去矣下民之心無常定向惟恩惠所及乃懷服之欲其長作君主無惠則民情離矣天民之感應不爽如此所以人之為善如敬天法祖親賢愛民有德有惠之事非一端皆能致天親民懷而同歸于治總無不當為之善也人之為惡如盤樂怠傲慢天虐民不德不惠之事非一端皆足致天怒民怨而同歸于亂總無一

可為之惡也爾惟力于從善決于去惡斯能修德以享天心施惠以固民心耳可不戒哉按此章與伊尹誥太甲畧同諸侯保有一國而善惡之理感應于天民者懍懍乎間不容髮况于天子撫馭萬邦不亦從此可鑒與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此一節書是告蔡仲以謹始之道勉其敬戒也成王曰爾小子侯于東土乃開國承家之初創業垂統端

自今日可不兢業惕勵以慎其初哉然慎始之道要在圖終今當創始之時凡所行之事必思其終務為久遠可繼則詒謀既善自能和民人保社稷與王室同休而終以不困焉茍不思其終凡事率易而行但圖目前便安則詒謀不善使子孫無所法守危亂相尋終必至于困窮矣夫思終與不思終得失相遠若此則凡所以謹始者其容忽乎可見祖宗締造艱難無事不為子孫計長久其在後嗣子孫有圖終之責

者尤當深體祖宗慎初之心而恪守成憲可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此一節書是告蔡仲以諸侯之職勉其敬戒也成王

曰爾爲諸侯宜務修爾侯職有當立之事功則懋勉

舉行而勤以勵已有友邦之四鄰則加意輯睦而信

以全交尊而王室則效蕃屏之力而一心以尊君親

而兄弟則隆和好之恩而一體以惇族下逮小民則

生養安全以康濟之而無愧司牧之責此皆侯職之

所當然者爾其敬慎以盡之可也按五者雖忠之事

而孝實不外此蔡叔之違王命流言煽亂正與五事

相反仲能盡此五者則蓋愆之道亦盡故詳列于命

詞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則予一人汝嘉

此一節書是告蔡仲以守中道為主敬之本也成王

曰人心所受于天地之中是自然無過不及之至理

凡汝行事當率循此自然之中勿使有過不及焉何以率之此中施于政事則有先王之舊章汝當恪守無或妄作聰明自逞一已之私智而變亂其成法所以率乎已然之中也此中形于動静則有立身之法度汝當詳審視聽不可惑于偏邪之言而改易其常度所以率乎本然之中也内不狥已之私智外不狥人之邪説則立身行政無往非率自中者予一人豈不于汝而嘉美乎葢中者性之理而具于心堯舜禹

湯文武總一執中心法成王冊命侯國亦必及之此其說與大學絜矩之道中庸天下大本相為表裏人主所當深思潛玩也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此一節書是勅遣蔡仲就國之詞也成王嘆息呼蔡仲之名而告之曰汝往就國當常存敬心經理國事凡朕所命汝者如察治亂之幾思謹始之道盡當然之職率自然之中須一一身體力行無敢荒廢棄墜

庶乎蓋愆于前垂憲于後而保有東土之封也按冊命雖出自成王史稱周公傳王命以告之今玩其詞旨皆人主久安長治之要道則知周公所以治魯不異于治周而平天下在治國之理于茲益信

多方

此一篇書是史臣記周成王滅奄而歸誥諭殷民及天下之辭篇中有多方二字因以名篇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

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三節書是史臣先序作誥之由而述周公傳王命
首諭殷民以奄為鑒也奄國名宗周鎬京也王都為
天下所宗故稱宗周猷發語辭四國指管叔蔡叔霍
叔及殷國也尹正也降寬宥也圖謀也寅敬也周史
臣曰惟周成王親政之明年奄國再叛成王征滅之
五月丁亥日自奄國班師歸来至于鎬京諸侯皆来

朝會周公傳王命若曰猷告爾管蔡霍殷四國及天下多方百姓惟爾殷侯所尹正統轄之民助奄作叛今奄國既滅皆當以從逆坐誅我惟不忍多殺大降恩赦宥爾殷民之命爾等宜無不知之勿復生二心也且爾等亦知奄之所以亡乎奄人大逞私意圖謀上天之命肆行叛亂弗永遠敬念奉法安分以保有其宗祀今一旦自取滅亡爾等以奄為鑒亦知天命不可妄干矣蓋先示以降宥之恩而發其良心因曉

以天命之公而破其邪心易曰重巽以申命傳曰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周公知言哉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肎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此二節書是言夏之所以失天命使殷民因桀而知

紂也格正也誕大也慼憂也勸勉也廸啓廸也麗猶

依也民之麗謂民所依以生者也崇増也甲始也靈

善也旅衆也舒寛裕也叨貪叨懫忿懫也劓割戕害

也成王曰爾殷民欲知天命豈不聞夏殷之際乎昔

夏王桀無道上帝未忍遽絶之降示災異以譴告格

正于桀桀不知恐懼修省大肆逸樂尚不肯出憂民

之言于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政耶然而日用動静

莫非上帝所以啓廸斯人者桀雖縱逸未必無一念

之明苟能稍自勸勉則天心猶可回也乃大滛亂昏迷即終日之暫不能勸勉于上帝之所啟迪況望其循乎天理久而不違耶桀惟殄民逆天如此故天命去之乃爾殷民所常聞者也且祈天之道在于愛民桀以私意圖度帝命謂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不能開下民衣食之源横征暴歛塞絶民所依麗之生理又大降刑罰以增亂于夏國推其所因則始于内嬖妹喜惑亂其心故不能善承其衆而同民好惡也又

無能大進賢人而敬用之使大布寛舒之澤于其民亦惟夏民之貪叨忿懥者日加欽禮尊用恣其戕害于夏邑是桀之失民心即自失其天命而已矣要之夏桀内惑女寵外任小人皆由一念昏逸所致然則人主誠民以格天寧有外于清心寡慾親賢遠佞者與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

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此二節書是承上文言桀亡以引起下文言湯興也純大也義民賢者也成王曰天厭夏桀之無道不可作民主矣于是監觀四方為民求主乃眷有殷大降顯明休美之命于成湯使為生民主致刑罰以殄滅有夏此豈成湯所得私意圖度哉惟天心不與夏桀喪身亡國殃禍如是其大者乃惟由桀昏亂屏棄賢

才爾多方雖有賢人君子桀不能推誠久任使之長享祿位其所恭敬之多士率皆不義所謂叨憤日欽同惡相濟大不能明達治體以保安享有國家之民乃抂與繁刑聚斂以虐害其民使民無所措手足至于士農工商凡百所為大不能開通生路政暴民窮所以自速其亡桀雖圖度天命又何救乎抑天道無為豈眞有求之降之且不畀之者哉成湯之日新日躋即所謂顯休命也民不得不去桀而歸湯桀不能

挽民之去湯亦不得不受民之歸皆非人謀所及故

舉而推之于天有國家者敬念之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

民刑用勸

此二節書是言殷王成湯所以受天命見其非由妄

干也簡擇也刑儀刑也成王曰夏桀自速其亡天既

為民求主不得不聽民所簡擇而歸之乃惟爾殷先

王成湯能以一德格天為爾多方所簡擇是以順乎

天而應乎人代夏桀作生民主所謂民罔常懷懷于有仁也仁者君德之所依麗成湯顧諟明命以存仁心子惠困窮以施仁政謹慎其所依麗者以倡率勸勉其民故其民心悦誠服亦皆以成湯為儀刑傚法相率而勸勉于仁君仁莫不仁感應之理固如此天命又何私焉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

多方享天之命

此三節書是言殷後王之保天命與失天命皆見其不可妄干也要察也要察囚情得其辭以斷獄爾辟謂紂也成王曰成湯克盡君道以化民其詒謀者善而垂統者遠矣故自成湯以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世守慎厥麗之家法無不務昭明其德而本諸身者惟仁無不務謹慎其罰而達諸政者惟仁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使之翕然向化焉且人知明德之勸

民抑知謹罰亦所以勸民乎爾殷先哲王凡于要察罪囚有多罪不可赦者必殄戮之無失出故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亦能用以勸勉其民相戒于為惡有無辜可矜原者每開釋之無失入故宥一人而千萬人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相率于為善則用罰無非用德積累維持如此成湯之顯休命固宜其子孫長享而無害矣今至于爾君紂不能明德謹罰以慎厥麗乃不能以爾全盛之多方坐享天命忽焉而亡良可

憫也夫同此多方先王以仁創之後王以仁守之其終以不仁失之愼麗之心即天命去留之幾操存舍亡著戒深切豈直慰解殷民而已耶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此四節書是申言夏殷自取其亡以見天命無私也

釋去之也有邦指殷邦也蠲潔也烝進也周公又歎息而傳成王命若曰誥告爾多方之衆夏亡于桀非天用心以釋去有夏殷亡于紂亦非天用心以釋去有殷乃惟爾君紂恃爾多方之富盛大肆淫佚以私意圖度天命謂我生不有命在天飾非拒諫瑣屑之言辭不一而足安得不亡耶乃惟夏桀凡謀為其國政不聚集于享國之善事而聚集于亡國之惡事故天降是喪亂于夏使殷邦代之以有天下非桀之自

取其亡乎乃惟爾商後王紂不能居安思危但以荒逸之事為安逸凡謀為其國政穢惡而不蠲潔怠惰而不烝進天以是降喪亂于殷又使我周代之非紂之自取其亡乎然則夏殷之亡皆其自取非天有心于去之也昭然可見矣此反覆言天命至公知去之非私去即知眷之非妄眷足以杜萬世奸雄之心而為人主者可不兢兢于時幾是勅哉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此一節書是言紂自絕于天又申上文非天庸釋有殷之意也須待也暇寬假之也成王曰凡人心通明者謂之聖昏愚者謂之狂惟通明之人茍自恃其聖而罔加省念克治則積漸縱肆將反流于昏愚而為狂惟昏愚之人茍自耻其狂而遂能省念惕勵則積漸擴充究可進於通明而為聖聖狂之機係於一念轉移如此紂雖昏愚亦有可以改過遷善之理又為

殷先哲王之子孫故天心未忍遽絶惟以五年之久須待而寛假之猶冀其一旦悔悟克念作聖而大為民主然紂終不知改圖無一善行可回天念無一善言可感天聽自絶于天而亡豈天之有心于去殷乎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此一節書是推言天命未定之先以起下文周受天命也開開發也顧眷顧也成王曰紂既罔可念聽不

能為民主則自絕于天矣天惟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災變譴告之威使知殷之将亡以開發其可受眷顧于天者起而代殷以有天下惟爾多方之衆無有堪受眷顧之命可作民主者所以歸于我周天非有心去殷亦初何心興周與書言反覆于夏殷周之際一曰時求民主再曰求爾多方可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君嗣守天位惟在修德行仁以答天心以作民主耳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此一節書是言周之以德受天命而懾服殷民之貳心也克堪能勝之謂也典主也式用也成王曰作民主之任天既望之紂而不能改求之多方而又無能堪惟我周文王武王仁心愛民善承順于衆庶而克堪用德力行仁政以布德于天下誠可典司神天為上帝百神之主矣天乃眷顧我周默用教誘我文王

武王之衷若或啟之以思若或翼之以行使我文武之盛德日新用彰休美因而簡擇付畀以有殷之命代為天子以尹正爾多方之諸侯非我周所敢圖度也夫向者天命未定爾多方無堪受眷顧者今天命既歸我周而定于一何為反側不安耶盖文武之克堪無異成湯之慎麗總一仁民之德乎契上天即是天教也必教之而後與可見天命不輕與必暇之而後亡可見天命不輕去人主惟時時克念可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此二節書是申言宥罪之恩而望殷民以遷善之實也忱誠信也裕寛裕也成王曰今我何敢諄復于天命興亡之故如此多言以告汝我惟是大降恩赦寛宥爾管蔡霍殷四國之民命欲爾安静以保全餘生耳豈可忘宥罪之恩而不務遷善之實耶爾四國之

民蓄懷疑忌所以反側不安爾何不消險詐之私以誠信待人去廹促之見以寬裕處已安集于爾多方乎天命簡畀歸于我周既久爾何不同心夾輔同力介助以保乂我周王而安享上天之定命乎且爾四國叛亂之罪法當瀦爾宅舍收爾田業今爾蒙我寬宥尚得聚居爾之宅耕治爾之田恩至厚矣爾何不洗心滌慮惠順我王室以熙廣上天之新命而延福祚于無窮乎是皆爾之所當為者可不勉哉孔子有

言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盖言休戚相關也所以
民附王室則與王室同其享民順王室則與王室同
其熙此古今率土之常經非獨為四國垂訓者矣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
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此一節書是歷責殷民之既往而警戒其將来也迪
蹈也宅安也不典不法也成王曰爾四國民所蹈行
之事屢不安靜自干誅滅爾等之心未知所以自愛

其身家乎殷紂罔可念聽天之所廢爾等乃妄覬興復不能大安于天命乎我周克堪用德天之所興爾等乃不肯順服而輕肎播棄其天命乎且爾等反覆叛亂自作不法之事為正人所深惡乃猶以義不忘殷圖見信于正人乎是皆爾之所不當為者可不戒哉上文既開示以遷善之道此又若追咎其既往者蓋人心之懲創不深則發憤自新之念亦不堅以言感人而能深入乎人心所謂牖民孔易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責殷民遷善而嚴詞以禁其反側也至再謂三監淮夷叛至三謂王即政又叛康寧安静也成王曰爾四國民反覆叛亂我不忍輕用殺戮惟是善言教告之惟是用兵征伐討其倡亂之要囚而誅之並不坐黨逆之誅自東征以來教告之語

開釋之恩蓋至再至三矣若自今以往乃有不聽用我降宥之命而猶狃習叛亂反覆不止我當大用刑罰殛殺之非我周執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則降宥殊恩豈可復望如今日乎爾等宜勉圖遷善以自新矣抑惕之以禍無非誘之以善而告詞諄復若此讀至再至三之言殷頑之難化周道之忠厚均于斯可概見云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

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此二節書是告殷臣以化民之責也監謂監治殷民之官五祀五年也胥伯正皆官名臬事也成王歎息而言曰猷化民之責在長上告爾四方多士及殷之多士昔爾殷士民遷于洛邑我設官以監治之令爾等奔走趨事臣服于我所命監治之官亦既五年于茲矣人情久而相親事勢久而自定奈何猶反側不安耶越惟爾殷士受職于洛以長治遷民者有若胥

若伯若小大衆多之正皆與我所命監治之官一體推誠委任爾等宜竭力供職以化導殷民為事無或疑貳偷惰而不能事其事負我委任至意也此與盤庚斆民由在位名誥先服殷御事同意盖惟臣為民所觀法也而以殷士參治洛邑則因乎人情宜乎土俗其亦化民之微權與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此一節書是告殷臣以化民之本在于修身齊家也成王曰所謂爾罔不克臬者當何如以克之身之主在心心不静正則身不和順是不和由于自作爾殷多士惟務省察于心使措諸身者言動悉協其宜而身無不和哉家之本在身身不和順則家不和睦是不睦自爾導之爾殷多士惟務端範于身使倣諸家者長幼各循其分而家無不和哉夫身和而家和爾新邑之民由是觀感興起歡然有恩以相愛爍然有

文以相接而倫紀昭明自無敗常亂俗之患則爾始不負職任惟能勤于化民之事者矣尚皆勉哉抑两言惟和即身修家齊之謂克明則國治即百姓之身家無不和也此雖為臣化民而言人主之倡化于臣亦不外此大學之道備矣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此一節書是告般臣以化民之事在于正已用人也

成王曰殷頑民叛亂之凶德雖若可畏然由所謂身家惟和爾邑克明者論之則知善化之道在于爾殷多士勿以其難化而畏忌之有如臨民之際亦則以穆穆和敬之容端居爾位使之瞻仰觀法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閲于爾邑中旌其孝秀拔其賢良以謀爲爾之介助則民之頑者亦將感慕奮發革心向化矣又何可畏忌之有哉盖穆穆在位正身以端化民之本也克閲乃邑鼓舞以行化民之權也孔

子云臨之以莊則敬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可見化民之道同出一揆也與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一節書是申告殷臣而勸之以休也成王曰爾殷多士能如我所言和身睦家正已用人以勤于化民之事自是居于洛邑庶幾永保家業竭力畋治爾胥伯正之禄田如此奉法循職上天亦將畀與矜憐于

爾使之康寧獲福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于爾優厚之以爵賞啟迪簡拔入仕王朝不但為洛邑之胥伯正而已也庶幾勉爾職事以盡忠我周雖進而服位于公卿大臣之列亦無難至又不但在王庭而已也多士可不共勸與當頑民遷洛時即簡任殷之舊臣以長治其舊民未嘗進用之于朝故又以在王庭在大僚為言欣動其心使知所向慕與起忠厚之意駕馭之權可謂兩得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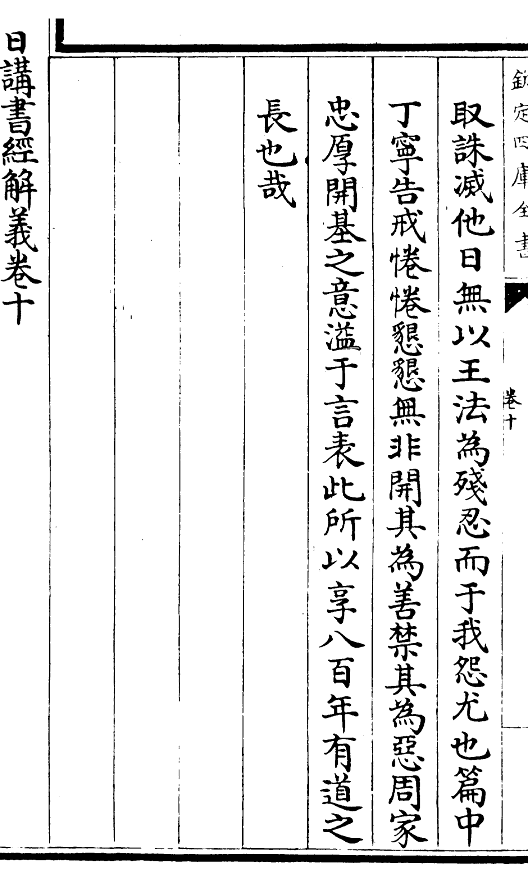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乜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此一節書是申告殷臣而警之以威也享奉上也多方亦當作多士探取也逖遠也成王又歎息呼殷多士而告之曰爾若不能交相勸勉忱信于我所言和身睦家正已用人之命是爾不能盡職以奉上凡洛邑之民轉相做傚亦惟曰上不必奉不肎信順爾之

教令矣且爾既不能勤事盡職乃惟務放逸惟務頗僻大違遠我王命身不和而家不睦非但不克明于爾邑將益恣頑民之凶德則惟爾多士探取天威自貽殃禍我則奉天威以行罰使爾身家播遷離遠爾之鄉土雖欲力畋爾田尚可得哉爾多士其深戒之蓋有司之職化民即所以奉君奉君即所以得天反是則探天之威不獨為殷士著戒殆為人臣懷二心者立萬世之大防與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此二節書是申飭以作誥更始之意也成王曰我豈欲如此多言而諄復不能自已哉我惟敬告爾以所當勸勉之命使爾知順王命即所以安天命也成王又曰爾四國士民前日助奄為叛之罪皆已降宥今與爾更始正遷善自新之初要在敬謹于和心以和其身家耳茍又不能敬于和猶循乖亂之舊習則自



取誅滅他日無以王法為殘忍而于我怨尤也篇中丁寧告戒惓惓懇懇無非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開基之意溢于言表此所以享八百年有道之長也哉

日講書經解義卷十

日講書經解義卷十一

立政

此一篇書是周成王初即政周公告以任賢圖治之道也其要在慎擇大臣大臣既賢則所舉皆得其人而政無不立矣史臣記其語因以立政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

此一節書是周公上告成王首言用人之當謹也休美也恤憂也周公將率羣臣見王而先告之若曰凡我諸臣當拜手稽首致敬以告于王葢王既嗣天位為天之子為天下之王矣我諸臣當告以君道之大也羣臣用皆進戒于王曰人君治天下以得人為本務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是大臣之長乃王左

右之最尊者又有掌服器之綴衣執射御之虎賁是近臣之長乃王左右之最親者皆選用所當謹也周公因歎息而言曰美矣此數官者大臣位望隆重為天子之股肱近臣職任親密為天子之心膂何其休也然而職尊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不可不審擇其人但恐人君于尊者易疎于親者易狎知以不得人為憂者殆亦鮮哉此周公將詳言立政在於用人而先以知恤者少警悟成王也人主念其

休又知所恤則必察之明而始無倖進用之當而終無易退所謂勞於求才逸於任賢者不在是乎

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兹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兹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此二節書是言夏王大禹之知恤及後王桀之不知恤也廸行也競強也籲招呼也廸知者蹈知而非苟

知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九德即虞書臯陶所言之九德宅者居其位也事即常任牧即常伯準即準人謀面謂謀人之面貌也義民賢人也往任謂往昔任賢之事也周公曰古之人君廸行知恤之道者惟夏王大禹當日貢賦九州玉帛萬國乃王室大強之時天眷可謂隆矣猶不敢自恃治安常招呼賢俊之士代理天工以為尊事上帝之實當時夏之大臣亦仰承籲俊之心以薦賢為務凡于九德之行必蹈知

而誠信之確見羣臣中某人有某德可用某德有某事可徵乃敢進言告教于其君拜手稽首稱君以告之曰凡此九德之人優于任事者使居任事之官優于牧民者使居牧民之官優于守法者使居凖人之官能盡用賢之道如此乃能盡其為君之實矣苟非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徒謀度人之面貌用以為大順于德乃宅之以官此三宅中豈復有賢者以稱其任而尊事上帝乎夫大禹以任賢立政而造有夏之

業向使夏後王世世以知恤為心雖至今大競可也奈何桀逞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賢之事惟任用暴德之人是以喪亡無後我不可不鑒于有夏矣可見祖宗用賢而興子孫不用賢而亡皆由創業之君能知恤而守成之君鮮知恤也周公之惓惓進戒可為萬世任賢圖治者訓矣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

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此一節書是言商王成湯以知恤而興也陟升也丕釐大治也耿光明也嚴惟丕式敬思而大法之也周公曰自古知恤之君夏王大禹而後亦及于商王成湯由諸侯升陟為天子知典禮命討皆原于天大加釐治而惇之庸之章之用之俾上帝之光命赫然昭著于天下乃又能旁求賢才相助為理所用以居常伯常任準人之官為三有宅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

癈其職所稱為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曰三有俊者實能就是德而不浮溢其名其知之明如此然非徒用之而已且嚴敬思惟于心無敢少忽又大以為法式一政一事必從而不違實能盡其宅俊之用使三宅之居位者得以奏其績三俊之儲養者得以見其才其任之專又如此所以賢智奮庸登民風于至治其在商邑之近而觀感者相親相睦用和協于其邑其在四方之遠而向慕者用以大為取法如親見其

君德而無不順治焉夫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也而能使協于厥邑則純之至矣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也而能使丕式見德則大之至矣此皆由成湯廸行知恤之道舉用當而人心服故其治效至純至大如此為帝王者可不以為法哉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一節書是言商後王紂以不知恤而亡也暋强暴也羞進也崇尚之意也庶習羣小近習也伻使也式用也奄盡也周公又歎息而言曰商之後王能以夏桀為戒而世法成湯之知恤得宅俊之賢盡宅俊之用將見於赫湯孫且至今有耿光矣奈何後王受其德昏暴因放棄賢人君子所任三事大臣惟是進尚刑戮以暴虐為德之諸侯與之共治其邦國所列職于禁近惟是衆醜狎習以縱逸為德之小人與之共

任其朝政同惡相濟民不堪命是以上帝致其罰

而殄滅之乃使我周有此諸夏即用商先王所受之

天命盡甸治天下萬民井牧以供賦税什伍以供職

役一如昔日之夏亡而商興焉我周可不鑒于有殷

哉三代而下知恤者愈不數見興亡之際何可勝慨

親賢臣遠小人是在人主謹其好惡取舍矣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

此一節書是言周文王武王之知恤也周公曰知恤之君夏禹商湯而後亦及我周之文王武王君臣之間以心相信凡授位之三有宅就其經綸設施真能審知其心之所存者皆公忠而可託凡儲用之三有俊就其議論風采灼然明見其心之所藴者皆素裕而足用非徒謀之面貌而已也由是以此宅俊之臣而敬事上帝或代天以理事或代天以子民或代天以守法則天工無或曠焉以此宅俊之臣而立民長

伯或率先以治民事或率先以安民生或率先以糾民慝則民情無弗協焉我文王武王所以廸行知恤之道而纘禹舊服于湯有光者大要在是矣葢文武之敬事即禹之尊帝湯之丕釐也其實惟是養賢以及民非别有敬事之法也然非克知灼見而求其用人得當難矣人主誠有志於得人安可不務知人哉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

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五節書是承上言文武知恤而列叙其得人之盛也表臣外臣也微盧烝皆國名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周公曰我文王武王知恤如此故當時得人最盛言其所與圖立政治而仰贊敬天勤民之責者有任人以理事有凖夫以守法有牧夫以養民此三大職事既由克知灼見而選用得人則可以統率羣臣紀綱庶務矣言其近密侍從之臣有

掌射御之虎賁有掌服器之綴衣有掌馬之官曰趣馬有小官之長曰小尹有左右攜持僕御之人有内百司若司裘司服之屬有庶府若内府大府之屬此七等官亦必擇人而授則内臣皆得其人矣言其王畿都邑之官有大都之伯有小都之伯有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之藝人有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有太史以記事記言有尹伯以各為所司之正長此六等官亦必擇人而授則外臣皆得其人矣自三宅

以及内廷外廷凡此衆官皆有常德之吉士無一匪人參于其間焉且不但在王朝者然也言乎諸侯之官其名位得通于天子者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司空掌邦土卿之貳為亞卿之屬為旅雖侯國官職尚多而數官得人則亦莫非常德吉士也言乎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其國則有微有盧有烝其地則有南北西三亳以及夫阪險之地皆設尹以治之雖王官監治尚多而重地得人則亦莫非常德吉士也

夫上自王朝至于内外近遠官使皆得其人非一人之聰明所能周悉要惟慎擇三宅大臣能舉賢以稱任使所以得人如此之盛也則文武之克知灼見豈非知恤之要道哉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此一節書是申言文王知人之明也常事即常任司牧即常伯周公曰我周立政之得人至武王有天下而益盛而知恤先由于文王文王惟知之極其真信

之極其篤能心乎三宅之心孚合無間乃能立此常任常伯之官人與位相稱俱是實能賢俊而有德者是以官使皆得人而政無不立也蓋言常事司牧則準人及内外諸臣可以槩見信乎用人之當未有不本於知人之明者然非深於居敬窮理之學者知人亦未易言也是所望於人主之知恤者與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

此二節書是申言文王任人之專也周公曰文王得人之盛不但知之明用之當也且任之極其專凡于號令之庶言所當宣布法司之庶獄所當聽斷禁戒儲備之庶慎所當修舉既選用得人即專任而責成之文王無所兼理其職務惟視有司牧夫之各治其事有用命者則奬勵以訓之使益勸勉于勤職有違命者則戒飭以訓之使知畏憚于曠職是爲得立政之大體也由今思其罔攸兼之心惟號令出于君故

庶言有不容不知者至于庶獄庶慎文王非但不以身兼之并若無敢以心知之葢人君于庶務有難以周知者若下侵衆職恐聽斷不無偶誤而當慎者反有所遺忽文王所以思不出其位也可見君道惟在知人而不必躬親庶務用命違命之是訓則賞罰明而人人競勸惟其罔敢知所以無不知也此智臨大君之宜非清淨無為之說也人主知文王之所以罔敢知何難為虞舜之大智乎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
竝受此丕丕基

此一節書是申言武王之知恤與文王無異道也敉
安也義德謂義德之人有撥亂反正之才者也容德
謂容德之人有休休樂善之量者也周公曰罔兼罔
知而克厥宅心不獨文王為然也亦及我武王率循
文王安定天下之功于文王所用義德之人始終任
用而不敢改替仍用其義德以戡亂焉率循文王撫

治天下之謀于文王所用容德之人專心信從而不敢有違仍資其容德以圖治焉此不替與從之心莫非罔兼罔知之心故義德容德諸臣文王簡用于前武王委任于後相繼而效其功濟其謀我文武所以式商受命奄甸萬姓竝受此大而又大之基業也則是克知灼見所貽者遠矣王欲廸行知恤之道孰有外于是者乎周公言人君之知恤特詳於文武益先動成王以法祖幸考之思然後進告以立政用人總

不出文武心法可見創守一揆祖宗之心法治法所當率循罔斁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以文武知恤之心法授成王也孺子謂成王我亦指成王也立事猶言任事若字即順字之義言心之所安也亂治也相助也受民受于

天祖之民也周公嘆息告成王曰孺子嗣承丕緒既為天下王矣任大責重豈可不慎繼自今凡建立政務當于任事之公卿守法之準人牧民之常伯此三宅之官不徒謀之貌言要必明知其心之所安葢君子小人所分在誠偽之間若徒外飾為善未有久而不變者必察其中心之安果德性渾全天理純粹其為君子無疑矣然後推心委任之使得展布才猷弘敷治理其職任常伯者相王治此受于天與祖之民

俾厚生正德各得其所職司凖人常任者治理一切刑獄及凡禁戒儲備之務務使調和整齊事事合宜如此則官舉事治而朝廷之政日進光大矣雖然君子者小人所尤也既已委任君子矣猶必時時護持勿使小人得行其間如此則疑貳不生得以終始厥猷而國家收任賢之益此文武立政之要也自古帝王用人始則患於知之不真繼則患於信之不篤夫茍未用之先明選慎擇而匪人無倖進之階既用之

後任專信篤而君子無孤立之懼吁咈一堂皐夔同室何難再見哉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此一節書是承上勿有間而言也末終也惟思也彥美士乂治也周公曰信任賢臣時勿有間固為立政之要但人主用賢雖尊禮委任心膂相親而意念須臾之間厭怠稍萌皆間之所生也故王雖一話一言之間終思成德之美士實與我共治此受于天與祖

之民其人進退治亂攸關思之如此則任賢之心專
一周密而小人何所用其間哉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
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此一節書是總結上文禹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
法之也周公又嘆息告成王曰予旦所聞禹湯文武
知恤之事皆上而事天下而治民至美之言已盡告
孺子王矣然夏商之事猶屬久遠我文武之遺範乃

人之耳目所聽睹者自今以往王以文子文孫當效前人之所行其于一切庶獄及凡禁戒儲備之事既已委任賢臣慎勿有所兼有所知以致有所誤失惟使正當其職者殫心竭力以治之則事無不乂而政無不立矣蓋人君一日萬幾惟總其大綱使人盡其職則諸司之治共成朝廷之治而天下底於奠安然而用或非其人未見其能濟也故立政之道以知人為先務云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此一節書是申言禹湯文武之知恤無不同以見帝王用人之善法也由繹言如治絲引其緒而出之不窮也周公曰自古聖君如夏禹商湯及我周文王其于立政用人之道實先後同揆如所立常任牧夫凖人三宅之官豈徒茍且充位而已哉其始皆遴選賢才使居厥職君子在位而小人莫能厠其間葢克宅

之也其既皆任專信篤使獲展厥才猷如治絲者紬繹端緒引之而愈出益克由繹之也先王用人既選賢以當其位又由繹以盡其才所以俾三宅之官任事者皆能為君代理天事牧民者皆能為君撫治天民平法者皆能為君奉行天法而天下奏治平矣夫國家非無才之患有才而不能盡其用之為患苟以知恤之心而法先王之成憲賢才何憂不進治化何憂不隆耶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此一節書是再勉成王法古人之知恤而洊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憸利口也訓順也勱勉勵也周公曰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所以亮工熙績光大厥猷者類皆用賢人以輔相之無有欲建立政務而用憸利小人者何則從來憸人居心詐僞處事乖張所存所行皆不順于德苟人主不察委以國政則所為悉出于

暗昧必無光大之業昭著于天地之間王自今以往凡建立政務如此憸人者可輕信之哉慎勿用之可也惟善人君子道足以正君德足以服衆所存所行竝無違德誠能專心委任使得勉力輔相我國家則治化自日進于昌明矣夫君子小人所分甚微苟衡鑒不精則是非失真而邪正罔辨鮮不為小人所惑者古云知人其難有天下者念之哉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一節書是言刑獄尤國政所關而委任不可不專也周公曰今王為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以沖幼而居天位既為天下王矣凡所任人當一以文武為法一切刑獄所關慎勿身侵其事以致誤失但責任有司牧夫使彼盡心整理庶事有專司而刑無不當者矣此以見刑獄至重民命所關人主祈天永命惟在欽恤之一心故周公特挈其重而言之蓋明察精詳非不屬君德之美若喜怒自專聽斷惟意必致賞

罰失中而民無所措手足漢文欲重犯蹕之罰而張釋之力諫其不可其有見於此也夫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此一節書是言兵戎亦國政之大而修備不可不預也詰猶言治也戎是戎服兵是兵器禹迹禹所疆理九州之地陟越而過之也覲見也耿光者昭明之德揚宣也大烈者隆盛之業周公曰人主纘承大業當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苟太平無事之日武事不修則廢弛陵替其何以壯國威而篤前烈乎今王必須修治爾戎服兵器精嚴武備内以操戰勝攻克之威外以杜奸邪窺伺之漸將見王靈遠播遍及九州超越大禹所經之迹且威加四方旁行天下以至四海之外無不畏威懐德心悅誠服矣如此則我周之業將日以隆盛如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而人心悉歸文王之耿光也以此而昭著之益顯見而不至遏佚矣永

清四海大定天下而人心率俾武王之大烈也以此而振揚之益播宣而不至于委靡矣是為善繼善述而無愧于文子文孫也從來好大喜功竆兵黷武固帝王之戒然狃於晏安武備日衰卒有禍亂張皇莫救亦豈廟堂之勝算哉詰爾戎兵雖周公不廢老成謀國非庸人所能窺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一節書是竝戒後王以知恤之道也常人有常德

之人也周公又嘆息言曰自古帝王爲治多端總以得人爲首務凡我後王建立政事其于三宅之官須是選用常德之人毋使憸邪小人得而間之可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一節書是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告太史使并書之以爲後臣之法也蘇公名忿生武王時諸侯也式用也由獄所斷之獄茲式言取法于茲也中

罰言輕重得中也周公呼太史而告之曰昔在武王時蘇忿生為司寇凡一切刑獄必致敬致詳使合乎一定之法而不敢妄為輕重以此培養忠厚茂植本基我國無疆歷服頼以延長蘇公之功大矣夫前人之行後人之範也爾太史其以此書之于冊以詔来世使嗣為司寇者于此取法而加謹焉則必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無偏輕偏重之條無失入失出之慮刑獄清而天下無寃民矣葢立政一篇成王之初

政也周公即告以知人善任之道養賢圖治之方而尤以兵刑二者為國之重務諄諄致意焉此成周之治所以繼唐虞稱盛有天下者不可不三復是書也

周官

此一篇書是成王訓戒百官之詞史臣記之以周官名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一節書是史臣首序成王訓廸百官之由見外攘之功既畢內治即宜修備也侯甸是侯服甸服並男采衛及畿內為六服獨言侯甸舉近以該遠也弗庭是諸侯叛逆不來朝貢者綏安也羣辟謂諸侯董者督責之意治官言凡治事之官也史臣曰我周王治隆一統撫臨萬邦乃出而巡狩于侯甸諸服之國以考稽其政事其違逆王命弗貢于庭者則四向征討以明正其罪然此巡之征之者豈慢遊黷武哉正以

布德除殘使天下安生樂業綏我兆民耳周德如此惟時六服諸侯皆相與承流宣化上承德意其素所忠順者固于旬于宣以廣一人之德化即間有悖逆者亦来享来王以奉天子之威靈葢我王一廵狩征討間而恩威遠被外攘之功已成矣又以朝廷者四方之本内治者外治之倡于是歸于鎬京凡在朝治事之官悉督責而教正之使體統各有所遵而不相侵越職業各有所盡而罔敢怠荒庶内修既嚴本原

大治而羣辟承德之盛可保無窮矣夫帝王綏定天下因民立政因政設官官不舉事不治民弗安矣周成課吏最嚴而其先諄諄告戒所以董正者無不至此所以民安物阜號稱上治後之人主於吏治清濁之源誠不可不加之意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此一節書是成王將欲董正治官而先述所以求治之意也大猷大有道之世也史臣敘成王之詞曰盛

世之所以久安長治者亦在人主審乎治亂安危之機而已如古昔大有道之世聖帝明王孜孜求治其時雖法度修明世已治而無亂矣猶以為治者亂所倚也其圖維治道常在未亂之前雖海宇寧謐世已安而無危矣猶以為安者危所伏也其保固邦家常在未危之日故能長治久安永無危亂之患若待已亂已危而圖之則無及矣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此一節書是言制治保邦之在於得人也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成王曰所謂大猷之世遠則有唐虞近則有夏商而所以制治保邦者亦惟建官之得其道耳唐虞去古未遠事簡民淳稽考舊典損益隨宜建為百職内則有百揆四岳以總理在朝之治

外則有州牧侯伯以總理四方之治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其時禮樂政刑一切化理無有一之不和四方萬國時雍風動無有一之不寧此唐虞建官之效也至于夏商去古少遠而世變事繁則建官之數不得不較唐虞為倍然皆觀其會通制其繁簡故當時九功敘而秩命釐政亦以和文命敷而兆民殖國亦以寧此夏商建官之效也夫帝王建官立政繁簡不同而制治保邦如歸一轍者何哉葢堯舜禹湯號稱

明哲其選賢任能不惟其官之多寡惟在得其人而已以故和寧之效先後同揆然則人之係于國也顧不重哉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廸厥官

此一節書是成王先以敬勤自勉將以暢發訓廸之意也祗者敬謹之意勤者敏勉之意不逮猶言不及若順也成王曰唐虞夏商得人圖治而和寧用乂尚

矣今予小子纘承前緒亦惟兢兢業業敬勤于德夙夜常恐有所不及如堯舜禹湯建官任人皆治天下者之良法也予仰承而效法之惟奉順不違以訓廸在廷之百官使各盡厥職以贊成化理而已爾百官其惟予訓廸之言是聽予益得人固致治之要而修德又任人之本苟君德未修雖日事訓廸其為信從無由矣成王將欲訓廸羣工而先以自勉正朝廷以正百官斯言信夫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此一節書是訓迪三公之職也太者無以加尚之辭師天子所師法也傅傅相也保保安也公者無私之意經經綸也燮理和調也成王曰君天下者一日萬幾豈能獨理故設官分職古有定典矣今參酌古制立太師太傅太保三者為三公然此三公者名高位尊所職豈如百僚之細哉蓋天人之理至微惟三公

日與人主講析而辯論之啓沃君心涵養君德意不進君于堯舜而不止于是推此道以經綸邦國則教化行政事舉萬物得所而人治有其咸寧推此道以和調陰陽則四時行五行運萬化咸序而天治臻于時若凡此皆三公之職而非百僚之所敢擬也雖然此三公者任大責重又豈可徒取其名哉必得天下之道全德備者居之然後帝王有任賢之誠而聖賢有行道之實否則寧虛其位以待非常之人而已勿

輕為授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此一節書是訓廸三孤之職也少者位次於尊之辭孤者孤特之義貳佐貳也弘大也寅敬也亮明也成王曰三公既立于是繼立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公孤之名雖異而職守亦未甞少分蓋孤者佐貳于公以暢發其未盡之緒也如天地之化乃天地之妙用即道之發育者也三孤則廣大擴充務使朝廷政務

協于上下盖即三公之所論者而張大其用焉天地即陰陽之成位者也三孤則致慎詳明務使五行四時各順其則盎即三公之所燮理者而昭著其體焉夫參贊化育予一人之責也惟三孤以此輔弼于予以昌明其政化成就其德業則公引于前而孤弼于後任匪易矣然則居是位者可不慎哉

冡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此一節書是訓廸天官之職也成王曰人臣輔相君

德公孫尚矣下此承宣分理則六卿又百官之倡焉爰立冢宰是為天官使掌邦國之治道凡内外百職皆為統攝而尤選賢任能分治四海使萬民得所罔有不均是冢宰之職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此一節書是訓廸地官之職也成王曰冢宰為六卿之首下此爰立司徒是為地官使掌邦國之教化凡人倫五常皆所敷布于以調習安養化導不馴使兆

民守法罔敢踰越是司徒之職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此一節書是訓廸春官之職也成王曰司徒之次爰立宗伯是為春官俾掌邦國之典禮凡天地神人皆所虔祀而尤明辨等威分晝上下使人守典常罔有僭亂是宗伯之職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此一節書是訓廸夏官之職也成王曰宗伯之次爰

立司馬是為夏官俾掌邦國之軍政凡天子六軍皆所統御而尤靖亂除殘職專征伐使強弱不侵邦國得平是司馬之職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此一節書是訓廸秋官之職也成王曰司馬之次爰立司寇是為秋官俾掌邦國之法禁凡為姦作慝者悉所推詰而尤顯著刑章以正暴亂使人思畏法遷善為心是司寇之職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此一節書是訓廸冬官之職也成王曰司寇之次爰立司空是為冬官俾掌邦國之土地凡士農工商皆使得所而尤順時興利教以耕耘使人鮮惰遊地無曠廢是司空之職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此一節書是總言立六卿之意也阜阜厚也成化成也成王曰六卿者內為屬官之主外為州牧之倡職

分既殊所掌各異而所以任人行政明禮修刑安民除暴者責斯重矣居斯職者當各表率其屬以盡其職守于以倡在外九州之為牧者亦知率屬以承流宣化于外則大小相維内外相承因而政治修明凡所以養民者無不至而人各遂其生焉兆民以此而阜厚矣德化廣被凡所以教民者無不至而人各復其性焉兆民以此而化成矣堯舜和寧之盛禹湯用乂之休何難再見而制治保邦之道詎外是哉甚矣

六卿為百僚之倡内臣為外臣之表而任之尤不可不得其人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此一節書是因訓廸在内之臣而又舉制馭外臣之法也成王曰帝王之盛世綱紀修明羣牧率化所以遠近相承内外統馭何道之由哉惟此朝覲廵狩之典行而不廢耳自今定制每六年凡侯甸男采衛五

服之諸侯一朝會于京師各述其所職又六年再朝通此十二年矣天子乃以四時廵行諸侯所守之地凡禮樂法度朝廷所頒于四岳者詳為稽考以視其奉行維時諸侯亦各執玉帛来朝于方岳之下如歲二月東廵則東方諸侯朝于岱宗五月南廵則南方諸侯朝于南岳以至八月西廵十一月北廵則各朝于西岳北岳之下其廵狩所至也即詢察諸侯之賢否大明其黜陟如諸侯奉政安民則進爵增地大彰

其陟之法以示賞其有怠政殃民者則貶爵削地大彰其黜之法以示罰賞罰昭而勸懲著六服諸侯罔不承德而兆民阜成由此故也後世封建不行巡狩亦廢天子端拱深宮所由知四方政治之得失閭閻之疾苦者惟二三老成隨時獻納耳苟採聽不弘民瘼罔達治斯下矣唐虞和寧之效夏商用乂之風何由幾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此一節書是訓廸百官使勉其職業也攸司所司之職也令號令也成王嘆息言曰凡我有官之君子雖尊卑之分不同而其為職守則一必于其職之所司罔不敬謹以處之蓋内欽厥心而心無怠荒之失外欽厥事而事無曠廢之尤庶幾為有位之君子而無愧也然所司之當欽者不一又當以慎令為先凡有官君子于發號施令之際必揆度事宜斟酌時勢擇

其事之可行者詳慎以出之務使吾令一出而天下即可以遵行不可輕率忽畧至于壅逆而不行也盖國家政令闗係最大茍不詳慎則必有阻逆難行者夫至反而不行不惟失上下之分而天下之事將散而莫治矣雖然令之行違視乎出之當否而令之當否又視乎心之公私茍在位之君子存心光大以公滅私凡有命令皆上合天理下協人心則天下之民自罔不敬信而畏服矣豈有反而不行者哉信乎慎

乃出令尤所司之當欽而有官君子不可不知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此一節書是言人臣必為學而後能盡職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成王曰自古名臣之能輔君以致治者其學必有本而後其治悉合乎道如堯舜禹湯之所垂訓為治之成法也爾大小庶官先宜將往代成法學習通曉以蒞政而為官及至議處

國家之事即以吾所學者用之裁度庶務則事有條理不至迷錯矣然天下事有宜于古而未即宜于今者又當以本朝為法如我文武周公之所經畫皆當代之典常也爾大小庶官尤宜于先王典常祗遵率由奉為師法切勿以喋喋利口逞其才智變易紛更亂爾官守則事有可據而政亦不迷矣是皆學之道為政所當知者也苟積疑于心而不酌古準今以斷其是非則必敗其謀為怠忽于心而不酌古準今以

致其詳慎則必荒其政事然所以成謀立政者有一不從學問中出者乎茍不能學習古法參考時務則事理不能通達心地無由開明如面牆而立使之治事則舉措乖違動見煩擾安能經理國家之務乎信乎學問為出治之本服官者所當加勉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一節書是申戒卿士以建功立業之道也成王曰令戒爾等在朝之卿士凡人于功績莫不欲崇高也

然從来建立豐功者必先有不安于小成不狃于近利之志苟委靡而不立志則功亦卑下矣是惟立志而後功可崇也凡人于事業莫不欲廣大也然從来創成偉業者必先有自强不息力行不怠之勤苟媮惰而不勤力則業亦狭小矣是惟勤勞而後業可廣也有此二者又須果決剛明臨事能斷然後功業有成罔貽後日艱患若猶豫固滞而不能果斷則前失其成立之幾而後開廢弛之漸雖志與勤無庸也爾

卿士念之哉

位不期驕禄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此一節書是申戒卿士以處富貴之道也無載猶言不可從事也成王曰從來人臣功高爵尊富貴並至而往往不克保其終者何哉凡以志念易盈嗜欲易縱居富貴之中而不得所以處之之道是以弗克保其終也今爾卿士所居之位既崇則雖不期乎矜驕

而志念或盈矜驕自至所享之祿既厚則雖不期于奢侈而嗜欲或縱奢侈自至處此當何如哉盖制驕莫如恭也惟恭以持己則不至于驕制侈莫如儉也惟儉以節用則不至于侈然此恭儉者豈飾于外而中不然哉恭實有謙虛忘勢之心儉實有簡樸自安之心恭儉皆出于實德非出于偽為者也以實心而作德則內外如一不必日求去其驕侈而驕侈自鮮日見其休美以欺心而作偽則勞心耗力雖外飾以

恭儉而恭恭儉僉愈非日見其苦拙而已何益之有哉爾卿士當思以作德自勵而以作偽為戒可也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此一節書是申言恭儉為人臣之要也成王曰從來寵辱安危之機相為倚伏爾卿士位高禄厚居寵榮之地當兢兢業業常以危辱自警無所不致其敬畏也茍不知敬畏而驕侈漸生則位禄易傾將入于可畏之中矣可不戒哉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此一節書是申戒卿士以薦賢之事也厖者雜亂之意成王曰人君為治必賴羣臣協和而後政事可理然大臣者小臣之表率也必為大臣者公忠體國凡賢而有德者薦之使之在位而其賢有可用能而有才者遜之使之在職而其能有可施將見庶官百職皆相觀效推讓成風孰有不和者乎若大臣蔽賢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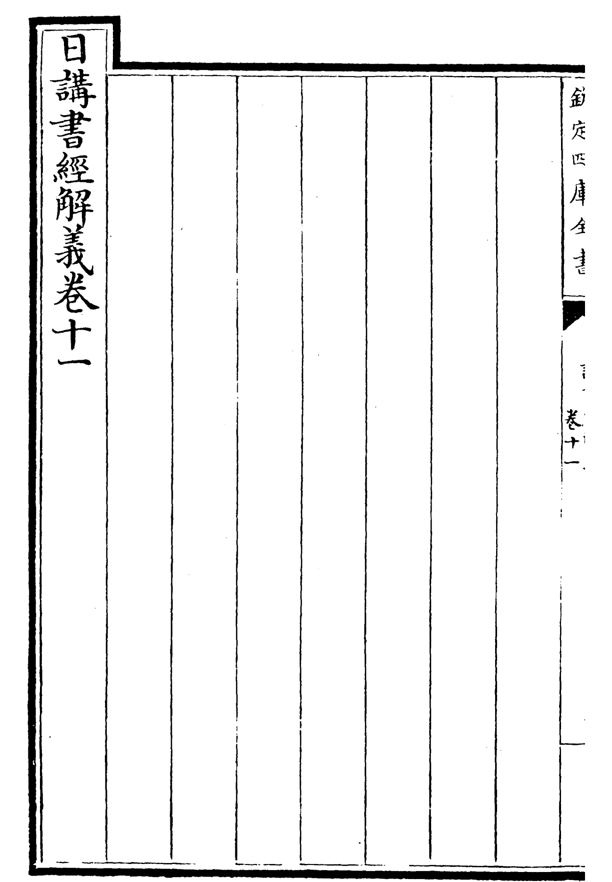
能而不能秉以虛公則庶官必爭而不和政亦因之雜亂而難理矣然此固所以倡庶官而亦大臣之職所宜盡者也使所舉之人果能不負其官是爾之知人善任非其能乎舉非其人有曠厥職是即市寵徇私不勝大臣之任矣為大臣者其慎于公私之辨哉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一節書是訓廸將終而復總申戒卿屬也三事即

立政所稱三事大臣也成王嘆息言曰上自三事之卿下至大夫之屬當各敬爾所居之官不可怠忽各治爾所莅之政不可廢弛用以匡贊乃辟康濟兆民以成阜成之治庶幾萬邦之廣親附愛戴而無厭斁我周之心矣按成王以文武貽謀之善能率由成法而光大之而處盛思危叮嚀告戒其為天下求治人以盡治法者至矣以故三百六十各敬爾猷而天下大治遠比堯舜和寧之盛近躋禹湯用乂之休守成

令辟寧有過哉而其孜孜訓廸以求綏民者盡於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二語此君心之滨慮治亂之大原而成王知之此其治之所以不可及也或曰悉周公之教也然則輔養君德不重賴有其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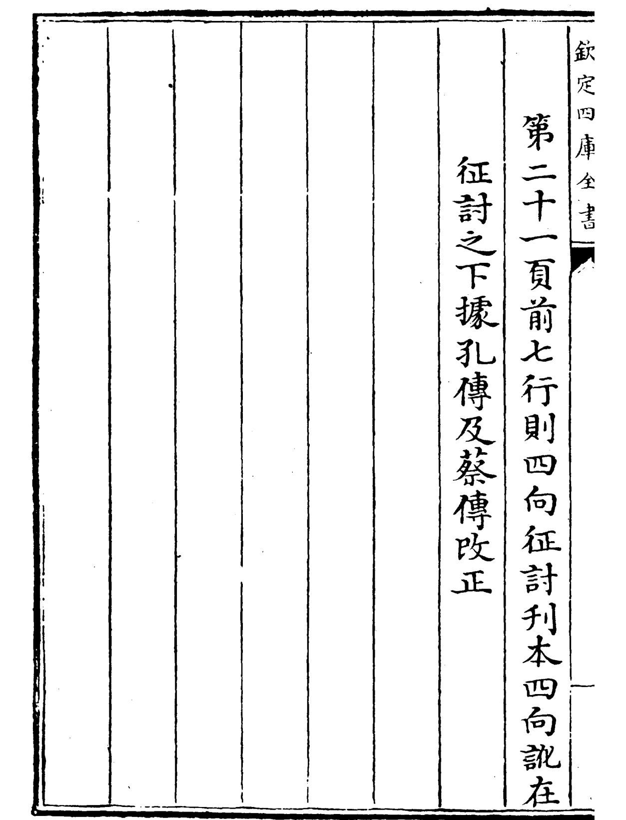
日講書經解義卷十一

謹案卷十第十六頁後四行無不率從順服刋本訛作率順從服今改

第二十八頁前二行亦惟夏民之貪叨忿懫者刋本忿訛酷據孔傳及蔡傳改

第三十三頁後二行須待而寬假之刋本假訛暇據本節上文改

卷十一第十八頁前一行而民無所措手足刋本脫手足二字今增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則四向征討刋本四向訛在征討之下據孔傳及蔡傳攺正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張賦京

謄録貢生臣張映杓